

# 卷十二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旣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  
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  
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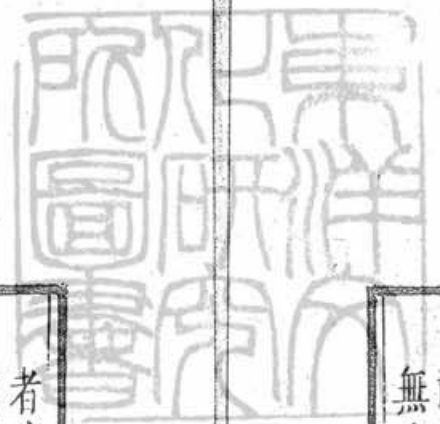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



子曰非禮勿視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已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  
 事此語必行之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  
 皆明仁也子曰克已復禮為仁者  
 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  
 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  
 終身行仁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  
 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  
 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之  
 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雉式視馬尾之類是  
 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  
 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



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  
 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  
 之也馬曰克已約身正義曰此註克訓為約劉炫  
 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  
 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  
 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  
 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

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至語矣正義曰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  
 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

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夫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宋

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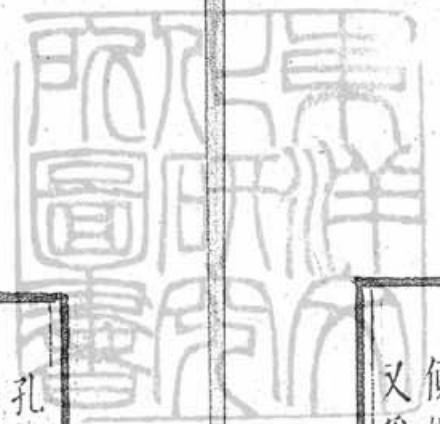
難司馬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

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者牛

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訥

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者此孔子

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孔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司馬至何懼

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

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

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

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

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

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

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

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司馬至弟也正

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

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

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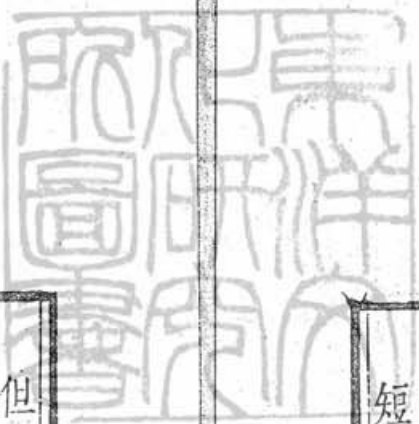
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

商子夏各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

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



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  
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  
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  
弟也  
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  
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  
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  
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  
魋也又謂之桓司  
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

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

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論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馬曰至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論子貢

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去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

**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棘**子至之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鞞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

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鞞與犬羊之鞞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國**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

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國**孔曰孰誰也**國**哀公至與足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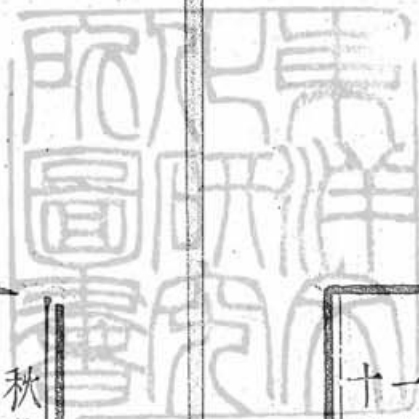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

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

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

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盡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

**國**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藉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詩云民耕五十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



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與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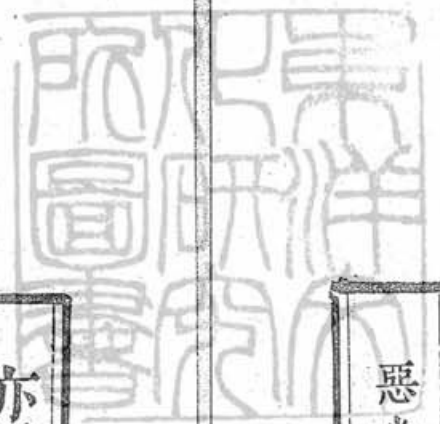
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  
 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  
 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  
 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  
 一則又與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  
 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  
 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  
 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  
 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曰愛

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其不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者非之

子張至以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子張問  
 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豈別疑  
 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  
 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  
 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  
 常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  
 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  
 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  
 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者非人  
 之惑也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  
 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  
 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

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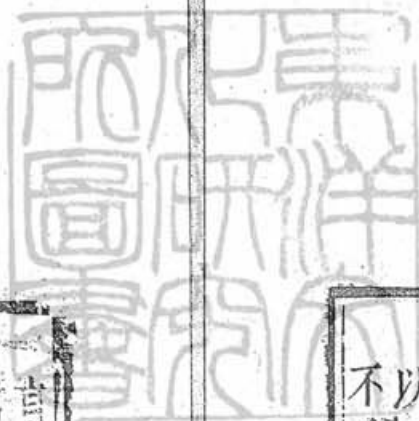
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恆為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謂之也景公問孔子之



言而信嚴之致

君不君以至子不子

見危亡必不得食之意

田完世家完卒論為敬仲仲生

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

齊政成子生襄子盤蓋生莊子

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

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

言無所詰





忠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解倦行之於民必有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

畔不違道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

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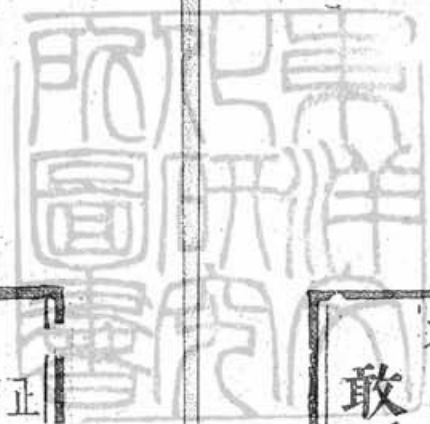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

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至不正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

所好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

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

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

子之貪欲故耳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

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



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季康子至必偃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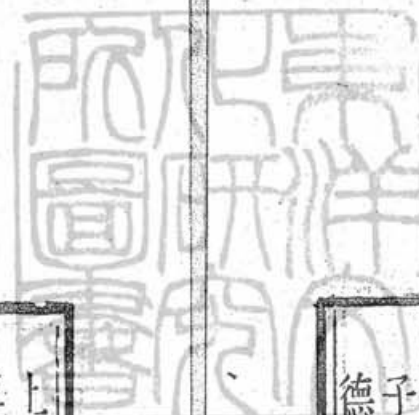
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

多殺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

者言子爲善則民亦化之爲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爲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



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

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

子先自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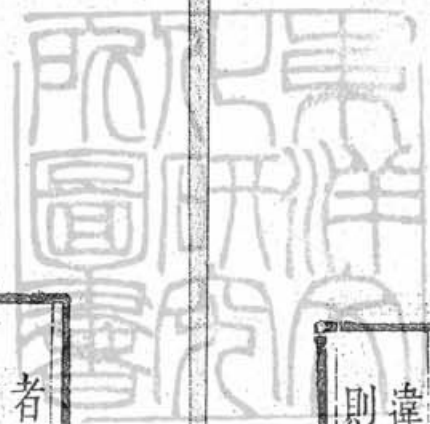
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 子張至必聞正義曰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無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馬曰至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象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 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

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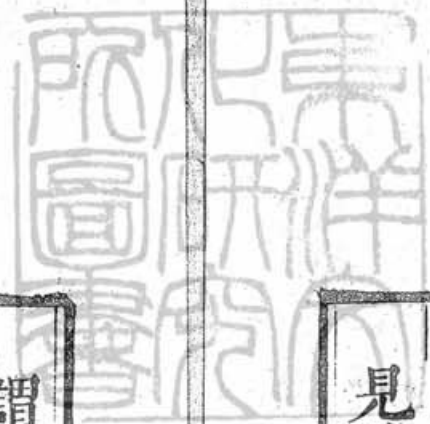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惑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壇壇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壇言雪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

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至遠矣正

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眾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嘆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疏子貢至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

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彊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疏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

疏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疏曾子曰

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仁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二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疏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

疏

子路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

